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from the story '断玉鸳鸯剑' (The Broken Jade and the Swallowtail Sword). A woman in a white robe is shown in a dynamic, falling or leaping pose at the top left. A man in a red robe is shown at the bottom right, looking upwards. A large, thick necklace of black beads loop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scene.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wash.

断玉鸳鸯剑

下

辽宁民族出版社

断玉鸳鸯剑

青山楼主 著

(下)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5年·沈阳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柴草市初试牛腿炮 彰武宅乍见形意拳.....	15
第 二 回	保主人涉险鸿门宴 惊群侠显威铜镇纸.....	25
第 三 回	赤金刚行刺韩慕侠 小英雄三戏赵凤武.....	41
第 四 回	武青霜赠剑情依依 韩慕侠追宝路迢迢.....	56
第 五 回	惊涛中女侠现绝技 大道旁色徒一命亡.....	77
第 六 回	英雄垂危心思师姐 恶奴得逞少女遭奸.....	92
第 七 回	女侠施威贾充受怨 神偷盗宝不意落空.....	106
第 八 回	周武师离津避鹰犬 赛霸天桥上遇恶贼.....	122
第 九 回	访盗寇三更入虎穴 战侍卫月夜会李三.....	140
第 十 回	柳林中慕侠救班头 小三门占魁访大侠.....	157
第十一回	除恶霸英雄杀王子 遇知交豪杰放义侠.....	170
第十二回	四鹰犬客店谋英雄	

	二豪杰泊头救侠女.....	180
第十三回	江湖女误杀管衙内 李侠士收徒尹娇娘.....	190
第十四回	金明池侠女戏浪子 荒村店娇娘捉淫贼.....	201
第十五回	上嵩山寺内遇鹰犬 去余杭酒馆闻恶霸.....	212
第十六回	兄妹俩夜入洛彬府 大英雄日隔杂货店.....	222
第十七回	赛霸天遇险洛家湖 小侠士行刺杂货店.....	232
第十八回	洛家湖丢失尹娇娘 无名镇又遇绳大侠.....	243
第十九回	招商店击败众侍卫 九江城重逢尹女侠.....	255
第二十回	落湖鬼重食阳间饭 拦路蛇又喷帮都雾.....	265
第二十一回	尹娇娘逢险遇师兄 七寸龙遭擒求慕侠.....	277
第二十二回	灵岩洞徒孙拜老祖 观云厅师兄斗师弟.....	291
第二十三回	施毒掌师徒双遇难 解瘟气慕侠独显功.....	304
第二十四回	老剑客古洞传剑术 小英雄灵岩扫群魔.....	316
第二十五回	施巧计掌击老毒僧 审形势逃下九华山.....	330
第二十六回	安庆府四英入牢笼 桑树林独胆劫囚车.....	344

第二十七回	小英雄挥剑斗金圈 宝光寺展力惊洋人.....	357
第二十八回	蝴蝶镖明示当年友 隔山罩暗伤武青霜.....	377
第二十九回	莲花拳斗倒“灵猿掌” 小旅店难怀大英雄.....	389
第三十回	断石头三掌震峨嵋 打豆腐一露隔山罩.....	399
第三十一回	绣花线轻功服天下 断石壁题诗惊群英.....	411
第三十二回	两英雄斗胆赴宴会 三武士糊涂去地府.....	420
第三十三回	少剑客迎战铁蜀英 老武侠剑败峨嵋山.....	432
第三十四回	石窟毒僧逞强受辱 宇文浩川暗中解围.....	444
第三十五回	武青霜英勇敌外寇 青云子逞威斗列强.....	455

第十八回

洛家湖丢失尹娇娘 无名镇又遇绳大侠

当众侍卫窜入湖中时，韩慕侠已游出三丈多远，凭他的水内功夫，就是和侍卫们同时入水，也是追不上他的。但因尹娇娘肩上负伤，被水一浸，其痛无比，况且游泳是需两臂同时用力的，所以更加艰难了。这样一来，韩慕侠就要不断地回来救援一下，很快就给侍卫们追上了。

韩慕侠推了尹娇娘一把：

“你快走，上岸后，速去找师父和师伯他们！”

尹娇娘反而往回一靠道：

“不！我不能扔下你不管！”

韩慕侠急道：

“再不走，咱们谁也逃不掉！”

尹娇娘固执地坚持：

“那就死在一起好了！”

韩慕侠知道她性情执拗，无法劝她离开，便用力往远处一送，把尹娇娘推出三丈多远。这时鲍凌佛的剑锋已从水下刺了过来，他将青铜剑倒提过来，用力横着一削，虽然把来剑击偏，但只觉得两膀发麻，虎口欲裂，身子在水里晃了两晃，险下沉没。不由暗暗吃惊，这五师伯果然厉害！切不可再和他较力。正思念间，又一剑贴着水波儿齐胸削来，他急

忙往下一沉，将剑往前一送，“抽撤连环”向鲍凌佛连击三剑。鲍凌佛“怀中抱月”将太阿剑刷刷一摆，化解了韩慕侠青钢剑的劲势。韩慕侠一踩水，上半身浮出水面，一式“极目沧波”还未发出去，刀、鞭、笔便一齐向他招呼过来，只好再往下略微一沉，改招“凤凰旋窝”，将青钢剑刷地抖个圆圈，并击四件兵器。一个鲍凌佛他尚敌不过，何况四大高手一齐进击？所以弄得一时手忙脚乱，还多亏在水里，若是在陆地，恐怕过不了三五招儿，就得身上见红。

尹娇娘被推出之后，眼见四个大内高手连手围攻韩慕侠自己，便又挺剑游了过来，加入战团。甘玉池喊道：

“你们对付这小子，我去捉那个小妞儿！”说罢转身来斗尹娇娘。

韩慕侠见尹娇娘回救自己，禁不住暗暗着急。虽然她能从包围圈里拉出一个人去，为他减轻一点儿威胁，但韩慕侠的精力却分在她身上一半儿，反而得不偿失，倒弄得心神紧张。只这一悬想间，“嗤”——前襟被太阿剑划一条口子，他急忙收神，认真应敌。“八卦剑法”在水中无法施展，“形意六合剑法”也不甚方便，“无极剑法”更难奏效，只有“柔云剑法”运用起来，倒是得心应手。虽说他刚从魏统照那里学来，还未领略其妙处，更难体会精深，但依招使出，却也风雨不透，尽管三大高手技艺湛高，一时也难攻得进来。

韩慕侠正奋力抵挡剑、刀、双笔之时，忽听尹娇娘“啊！”了一声，猛回头瞥见甘玉池的软鞭裹住了她的上身，说时迟，那时快，刷地竟给甩出三丈多远，“扑通！”沉入湖心，再也没见她上来。他失声惊叫：“尹娇娘！”就在这一瞬之际，刁冠山的鬼头刀，刷地在腿肚子上划开一道口子，

血咕嘟嘟冒了上来。他眼前一红，急展剑法，重把门户封严。

这时甘玉池也游过来，噼噼叭叭地抡着鞭子，溅起一团团水花，激在韩慕侠的脸上。韩慕侠见势不妙，情知难敌，便思量分身的法子。忽然想起“断玉鸳鸯剑”，于是悄悄从怀内掣出，恰好于铜元的状元双笔一式“二龙戏珠”，朝他双目刺来，他略一偏头，突然出手，只听呛啷一声，双笔齐刷刷地折去一半儿。一招得手，转式“白蛇吐信”直刺于铜元的面门，于铜元“啊！？”的一声，向后急窜。鲍凌佛见韩慕侠起手一闪，刷地一道寒光，欺水夺月，耀眼生辉，惊讶道：

“鱼肠剑！”

因这“断玉鸳鸯剑”长短与“鱼肠剑”相仿，又在夜间，误认为是“鱼肠剑”了。于铜元经鲍凌佛一提醒，也忽有所悟，大声喊道：

“对！正是‘鱼肠剑’，我的双笔已经给他削了！千万别放走他！”

韩慕侠明知他们误会了，却将错就错，呼喝着吓他们道：

“哈哈！叫你们认识认识小爷的‘鱼肠剑’！”说罢，一剑向刁冠山的鬼头刀削去。刁冠山急忙抽刀躲避，韩慕侠便趁此钻出包围圈，向远处游去。

鲍凌佛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料辛辛苦苦追了五年的“鱼肠剑”，却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孩子手里。那么他是谁呢？且不想它，追剑要紧。于是，剑尖一指道：

“并肩子追呀！别让钦犯跑喽！”才刚还说是“小贼”，

现在忽而升级为钦犯。韩慕侠也觉得真是荣幸之至。突然在前边冒出水面，回头哈哈一笑：

“多谢各位大人提拔！”

“快！在那里！”

“两边包抄！”

鲍凌佛与于铜元从左边潜游过去，甘玉池、刁冠山从右边潜游过去，形成个钳口，奋力追击。

韩慕侠往下一沉，水面上连个气泡都不留，一口气游出三丈多远，缓一口气，又是三丈多远。五里多宽的洛家湖，不到半个时辰，已经游到湖畔。当他登上湖岸，回头一望，但见十丈之外，有四朵浪花向岸畔袭来。他想寻路跑回“安仁客栈”，但湖畔四周皆是水田，只有向西的渠道堤上，有一条淡黄色的小路。这时湖上的四朵浪花越来越近了，他来不及多虑，扑上那条淡黄色的小路，朝西飞跑而去。眼前岸柳斜倾，身后脚步声急，知是四个鹰犬穷追不舍，便无暇回顾，拼命向前疾奔。韩慕侠的轻功比大内四雄略高一筹，所以不到一个时辰，便远远地将他们抛在身后，再也听不到呼喊喝叫，仿佛淹没在夜幕之中，早已无影无形了。他收住脚步，依着一棵岸柳坐下来，抽出青钢剑，割了一块衣襟，把腿包裹起来。刚欲走下水渠去捧口水喝，蓦地见远处几条黑影闪动！心里骂道：妈的！又追来了！只好抬起身来又跑。

鲍凌佛眼尖，吼道：

“在前边，快追！”

于铜元、甘玉池、刁冠山往前看看，未见什么影响，便道：

“大哥走了眼了，哪有什么……”

鲍凌佛道：

“不会错，只管追！这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于铜元问道：

“大哥，你看这雏儿会是雷钧迈的门下吗？”

鲍凌佛道：

“不像。雷钧迈先和我同学‘形意六合剑’，后到少林寺出家又学‘无极剑法’，而这小子方才使的分明是‘柔云剑法’，许是武当的门人。”

甘玉池又问道：

“那‘鱼肠剑’怎么会落在他的手里？”

鲍凌佛道：

“这……眼下还不清楚。”

刁冠山道：

“依劣弟之见，那剑或许不是‘鱼肠’……”

鲍凌佛坚持道：

“这不会错，‘鱼肠剑’，我是亲眼见过的，就是这等形状、这等尺码、这等光泽、这等锋利的。”

于铜元接口道：

“宁信其是，勿否其非，待捉住这小子，自然立辨伪真。”

鲍凌佛赞道：

“还是二弟说得对，既然抓到‘鱼肠剑’的影子，是不能放过的，并肩子追吧！”

于铜元又道：

“这小子脚力很好，须设个计谋，才能追得上他。”

鲍凌佛经他一提醒，猛然醒悟道：

“二弟说得对，你看当设个什么计谋才好？”

于铜元道：

“兵法云：‘欲擒故纵’，莫如我们慢慢走了去，那小子见没人追赶，以为我们回去了，定然到前面镇子上打尖、投宿，咱们便可趁机寻访捉拿。”

甘玉池、刁冠山本来跑得气喘吁吁，听于铜元提出“欲擒故纵”之法，异口同声地赞赏道：

“二哥好计！”

鲍凌佛也觉得甚有道理，于是说道：

“就依二弟之见。”

于是他们缓下脚程，慢慢朝前追寻而去。

韩慕侠一气跑出三十多里，东方渐白，已是拂晓。回头看看来路，但是一片灰蒙，无有半个人影儿，这才放慢脚步，毫无目的地惶惶乱走。想起师父师伯们，不知他们该是怎样的担心；想起师妹的惨死，心里极为悲痛，暗恨自己没能力保护她，致使她白搭了一条性命。尹娇娘那种种蜜意温情、那般般体贴关怀、那宁可与己生死与共的诚挚心迹，都一起在心海里翻腾冲撞，激荡得每一根神经都万分难受。他不禁大声狂呼、怒吼：

“娇娘！我誓死为你报仇雪恨！总有一天，我要割下他们的头颅，到洛家湖来祭奠你呀！师妹，你要等待这一天呀！”说罢，将青钢剑乱挥乱砍一阵，只听噉嚓噉嚓柳枝横折，木叶飘落，惊得鸟儿四散飞去。

黎明时分，韩慕侠走进一个集镇，因一夜跑得又饥又渴，也顾不得打听镇子的名字随便走进一家饭馆，叫了三斤牛肉，两壶白酒，鲸吞狂饮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寻了一家招商客店住了下来。他刚刚躺下，想痛痛快快地饱睡一觉，但猛听得隔壁有呻吟之声，不

由动了恻隐之心。他忽地坐起，走出寝房，悄悄来到隔壁，推开房门一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干瘦老头儿，一条腿赤裸着，腿肚子上黑肿一块，流着赤色的浓水，显然是中了毒镖一类的暗器。那老头儿，眼睛微闭，眉头紧锁，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发紫的嘴唇紧咬着，看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老头儿以为是店伙计来了，便连眼睛也不愿意睁开，呻吟着恳求道：

“店家，求求你了，按我开的方子抓几味药，待老朽病愈之后，定当设法还你银两……”

韩慕侠听他这么一说，知是老头儿身上短了盘缠，求店家给买药，店家怕他还不起钱，一直没给买，这多耽误事呀！想起当年师父曾送他几包解药，要他随时带在身上，以防将来应急之用，可是一直没有用着，何不给了这位老者？想到这里，上前询问道：

“这位老者，可是中了毒镖吗？”

老头儿听出异音，登时一惊，忽地坐了起来，眼里闪射出一股警觉之光，厉声喝问：

“你是何人？！”

韩慕侠这时才看清老者的真面目，这不是七年前天津郊外树林中专以麻绳败走大内四雄的世外高人吗？谅他一身惊人的技艺，怎么竟会遭了小人的暗算？怪不得他对我如此警戒，恐怕疑我是暗算他那小人一伙的，于是急忙退后一步，躬身施礼道：

“前辈勿疑，晚辈路经于此，听得呻吟之声，故而前来探视，见你老腿上青肿，流着紫色脓血，料定必是受了歹人暗算，如前辈倘不见疑，晚辈身上带有解药，不知肯用

否？”

老头儿见韩慕侠诚恳质朴，老实持重，更有一番少年英雄气概，料必不是坏人，但还是慎重为好，莫再着了敌人的道儿，于是问道：

“老朽见壮士身佩宝剑，又有解药，想来必是武林中后起一辈，不知家师是哪一位？”

“紫面昆仑靳承龙，赛霸天张占魁。”

“噢！原来是九华山一派。”

“正是。”

“老朽听说紫面昆仑、赛霸天两人专修形意六合拳，而赛霸天还兼修八卦拳，不知你学得如何？”老头儿有意试他身手，以辨伪真。

韩慕侠谦道：

“晚辈只学得皮毛，不成家数。”

“能否与老朽演两趟看看，以醒浊目。”老头儿非要看个真切不可。

韩慕侠忽然明白过来，这老头儿怕自己冒充师门，故而要考较他几手功夫，以去心中的疑虑，于是应声道：

“既然前辈要看，晚辈只好冒昧献丑，还望前辈不吝赐教。”

说罢，把袖口一缩，亮个起式，将“形意六合拳”依招演练起来。“形意六合拳”共分二十四趟，每趟共分八式，全演完需很长时间。韩慕侠知道老前辈伤势很重，命在垂危，怕耽误了治疗，于是他把招式一紧，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便把二十四趟演完了。演完之后，做了个收式，停身敛气，垂手一站，静听教诲。

“学得不错，只是过急。当记：应敌要领是以静制动，

以缓克速，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逸待劳。急则伤气，气散则虚，虚过则败。”

韩慕侠诺诺称是。看看他的腿急切道：

“前辈，你老的伤势很重，晚辈给您敷药吧？”

“好吧。”老头儿把腿伸了过来。

韩慕侠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儿，打开取出解药，一包儿敷在伤口上，一包儿用温水冲服。

老头儿既不检看，亦无疑忌，接过水碗，一饮而下。少时，药力发散，紫黑的脓水流出，渐渐渗出鲜血来。老头儿赞道：

“果然是好药！”

韩慕侠又洗了条热毛巾，给老头儿搭在额头之上，把被子拉严，道：

“前辈睡一会儿就好了。”

说罢转身出去，一直上了大街，找一家饭铺，买了个食盒，拎回店内。他悄悄走进房内，见老头儿正眯着眼睛，以为他睡着了，便不想惊动，慢慢退了出来。忽听老头儿说道：

“你回来了？进来吧。”

韩慕侠这才重又进屋，将食盒放在床前，问道：

“前辈，想吃点东西吗？”

老头儿眼睛一亮道：

“嗯！想吃！”他见韩慕侠打开食盒，只是一盘馒头，四碟素菜，便道：

“怎么没酒？”

“前辈，你老这病是不宜吃酒和食肉的，待您好了之后，晚辈每天给您买两瓶‘状元红’。”韩慕侠把饭菜送

过去，极是恭敬。

老头儿大口地吃着，趁机问上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韩慕侠。”

“多大了？”

“十七岁。”

“嗯。你这岁数，练到这份上，也算不错了。”

“前辈过誉了。晚辈不敢动问，您老是……”

“不必问了，以后慢慢就知道了。”

韩慕侠不便再问。

老头儿一眼看见韩慕侠裤腿上有血迹，惊问道：

“侠儿，你腿上有伤吗？”

“嗯。”韩慕侠便将如何被大内侍卫追捕的经过，当老头儿学说一遍。

“既然他们疑你持有‘鱼肠剑’，料定决不会罢休的，一会儿便会跟踪而至。”老头儿料事如神。

“来了再打。”

“甘玉池、刁冠山两人武功平常，而鲍凌佛、于铜元决非泛泛之辈，任何一人，你都对付不了。”

“一死相拼罢了！”

“那又何必？”

“要依前辈之见？……”韩慕侠听老头儿的口气，知他有退敌之策，故而相问。

“白天他们是不会来的，到了晚上，你把这条麻绳挂在门上就行了。”老头儿指指床下的麻绳。

韩慕侠认识这条麻绳，当然四个鹰犬更认识了。于是他故作不知地问道：

“就这条麻绳吗？”

“对！你到时挂上就是。”停了一会儿又道：

“这四个人不足虑，所虑者乃石窟毒僧。”

“这么说，前辈腿上的毒镖，定是那石窟毒僧打的了？”

“正是。我料他不出三天，定会找到这里来。”

“那便如何？”韩慕侠想，连这神通广大的奇侠都被这毒僧所伤，这毒僧一定非常厉害。

“需要你帮我一帮，能答应我吗？”

“能！晚辈拼得一死，也要帮你老斗那毒僧！”韩慕侠没有取胜的把握，全凭义气相许。

“好！现在我来教你‘神冲大法’。只要能练成这一神功，你自己也可以胜他。”

韩慕侠急忙跪下叩头道：

“前辈将这等绝世功夫授予晚辈，当先拜了师父。”说罢磕下头去。

老头儿止道：

“不必，不必，你师父知道反而不好。”

韩慕侠道：

“我师父很开明，他老人家要徒儿多拜几位师父，广学天下技艺，将来为国争光，为民除害，就是再拜张占魁为师学习八卦掌，也是受师之命。”

“好吧，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韩慕侠这才站起身来，垂手侍于床前，静候老者传授“神冲大法”。

老头儿道：

“坐下。”

韩慕侠依言坐下。

“盘膝合十。”

韩慕侠依言而行。

“闭目屏气。”

韩慕侠照样做了。

“气沉丹田……”

忽听门外扑通几声轻响，老头儿和韩慕侠同时将眼一睁，惊道：“他们来了！”

正是：皆因命中犯地煞，
才有半夜鬼叫门。